

人文历史



镜湖，又名鉴湖、庆湖、贺监湖等，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南、会稽山北麓。魏晋以前，镜湖多以水利工程的形象出现。如《通典》载：“（汉）顺帝永和五年，马臻为会稽太守，始立镜

湖，筑塘周回三百十里，灌田九千余顷，至今人获其利。”晋室南渡以后，伴随这一时期文人山水审美意识的逐渐觉醒，镜湖才开始作为自然景观之美为人所发现。王羲之云：“山阴路

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。”王献之曰：“镜湖澄澈，清流泻注，山川之美，使人应接不暇。”而镜湖成为越地自然景观的典型代表，并真正进入文学书写，实则是在唐代，尤其在贺知章以后。

镜湖是诗人灵魂栖息之所

镜湖之于贺知章，是满怀眷恋的精神故园，是灵魂栖息的安顿之所。诏赐镜湖一曲，更是象征着荣归故里，“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”，满足了文人士大夫对于为官的最高期待。而贺知章之归镜湖，无疑也给镜湖作了一次很好的宣传，不仅通过名人效应使它广为人知，也赋予其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贺知章对镜湖的喜爱与依恋，在他为数不多的诗歌中可以反映出来。据统计，今存贺诗仅二十三首，涉及浙江的有《答朝士》《采莲曲》《回乡偶书二首》四诗，除家喻户晓的《回乡偶书（少小离家老大回）》外，其余三诗均提及镜湖。

《答朝士》诗曰：“银镂银盘盛蛤蜊，镜湖莼菜乱如丝。乡曲近来住此味，遮渠不道是吴儿。”莼菜是极具地域特色且被广泛喜爱的地方风味。贺知章面对朝士的戏谑，同样借此来表达对家乡风物的赞美与自得，“遮渠”二字，形象地表现出诗人反将对方一军的得意神情。而出产莼菜和蛤蜊的镜湖，在为诗人提供生存所需的同时，也孕育了他对家乡最深切的怀念。

《采莲曲》诗曰：“稽山云雾郁嵯峨，镜水无风也自波。莫言春度芳菲尽，别有中流采芡荷。”《采莲曲》是乐府旧题，唐诗中以此为题者甚多，内容多描写采莲的劳动场景、采莲女的美好姿态及男女间的情思。贺知章此诗却别具一格。云雾褪去显出苍翠的稽山，环绕着波光潋滟的镜水，水上泛舟中流的采莲女子，构成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。“莫言”道出了诗人不为春归而叹惋，“别有”则显示出他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豁达率真。顾璘《批点唐音》评曰：“《采莲曲》，季真弃官学道，诏赐镜湖一曲，故其说如此。言富贵外别有可乐者。”镜湖之美，给退居山林的贺知章以心灵的慰藉，使他在人生的重大转折面前不至于茫然失措。

《回乡偶书》二首作于贺知章还乡之后，其二曰：“离别家乡岁月多，近来人事半销磨。唯有门前镜湖水，春风不改旧时波。”诗人离家日久，年近而归，宦海浮沉的往事仍历历在目，而家乡的人事却已发生了诸多变化，唯有门前的镜水一如既往地泛着清波。在这“销磨”与“不改”的对比中，愈发凸显了诗人对于世事变迁的无限感慨。看似信笔写来，实则于平淡中见深情。这里的镜湖，给贺知章留下的，是记忆深处唯一不变的那一抹温情。

“镜水无风也自波”

——贺知章与镜湖

□刘曼华



镜湖



贺知章位列饮中八仙之首。这是明唐寅《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》(局部)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

贺知章像

诗人赋予镜湖厚重意蕴

对于热爱故土的中国文人来说，故乡的魅力永远不可替代。对于贺知章而言，镜湖是起点，亦是终点。而他回馈给镜湖的，除了满怀的深情，还有传之千古的厚重意蕴。贺知章致仕，得镜湖剡川一曲，不仅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，也使镜湖名声大噪，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。

其一，以贺知章其人其事及贺监旧居等遗迹为主题的歌咏，成为历代镜湖诗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诗人们追忆贺知章的潇洒风姿，称赏他的逍遥自适，抒发斯人已去的感慨。中唐诗人朱放《经故贺宾客镜湖道士观》云：“已得归乡里，逍遥一外臣。哪随流水去，不待镜湖春。雪里登山屐，林间漉酒巾。空余道士观，谁是学仙人？”晚唐虚中《经贺监旧居》曰：“不恋明皇宠，归来镜水隅。道装汀鹤识，春醉钓人扶。逐朵云如吐，成行雁侣驱。兰亭名景在，踪迹未为孤。”齐己《塘上闲坐》把他引为贤者的典范，与陶渊明对举：“闲行闲坐藉莎烟，此兴堪思二古贤。陶靖节居彭泽畔，贺知章在镜池边。”王贞白曰：“我泛镜湖日，未生千里莼。时无贺宾客，谁识谪仙人？”则热情赞颂他慧眼独具，有识人之明。

贺知章身后，他留下的道士观、一曲亭等遗迹，作为诗歌意象不断出现，既是自然景观，又富人文底蕴，



贺知章草书《孝经》。

为镜湖平添了几分独特的韵味。陆游对千秋观的雨似乎尤为印象深刻，《春游绝句》云：“一百五日春郊行，三十六溪春水生。千秋观里逢急雨，射的峰前看晚晴。”《游山遇雨》又曰：“千秋观前雨湿衣，石帆山下叩渔扉。”明代释宗泐《赋一曲亭送赵本初待制致仕归越》云：“鉴湖一曲亭犹在，风物千年长不改。贺公去后赵公来，山水无情若相待。”表达了风物不改、山水相待的人生体悟。季应祈《鉴湖秋色》则别有匠心：“千秋观前风日美，绿树笼寒隔烟水。芭罗仙子开宝奁，露出青铜三百里。芙蓉落尽新妆面，露柳烟芜结深怨。珍重当时贺季真，诗思年来更清婉。”在抒写镜湖秋景的同时，联想到眼前美景对于贺知章诗思的启发和助益。

此外，温庭筠有《题贺知章故居叠韵作》：“废砌翳薜荔，枯湖无菰蒲。老媪饱藁草，愚儒输逋租。”写贺知章故居周边的生态环境与人事

情状，又与诸家不同。温飞卿在秘书省的墙壁上偶然发现知章草书墨迹，亦有诗云：越溪渔客贺知章，任达怜才爱酒狂。鸂鶒荷花随钓艇，蛤蜊菹菜梦横塘。几年凉月拘华省，一宿秋风忆故乡。荣路脱身终自得，福庭回首莫相忘。出笼鸾鹤归辽海，落笔龙蛇满坏墙。李白死来无醉客，可怜神彩吊残阳。

诗人描写了作为“越溪渔客”的贺知章形象，既写到他豁达爽朗的个性，为李白金龟换酒的豪纵，又以“蛤蜊菹菜”之典想象他荣路脱身后自得的生活场景，而这些都是由其笔力遒健的书法作品所联想到的，于是又以凭吊之情作结，可以说是对贺知章其人其事较为全面的概括。

其二，贺知章得赐镜湖、致仕归隐的故实本身，赋予了镜湖衣锦还乡与荣归故里的意味，引来了当时和后世许多文人的艳羡，甚至成为他们的政治理想。就这一点而言，他堪称历代走向仕途的文人士大夫的成功典范。

后世文人羡慕称颂不曾断绝

奉诏为贺知章送行的百官当中，就有不少人表达了对他的歆羡，如梁涉“轻舟镜湖上，宸翰作光辉”，于休烈“少别留宸藻，东南归路光”，李彦和“遣荣辞上国，解印适稽山。圣主流深眷，群公祖别颜”等。李白游越之时曾到山阴访贺知章，可惜此时知章已驾鹤西去，因作有《对酒忆贺监二首》，有句云：“狂客归四明，山阴道士迎。敕赐镜湖水，为君台沼荣。”诗虽主要为表悼念之情，但亦有对“敕赐镜湖”之荣耀的称叹。

唐代以后，表达这种羡慕的文人也一直不曾断绝。宋人楼钥《贺监湖上》曰：“万顷平湖一苇航，此归喜似贺知章。上恩赐与西湖曲，遂老吾家归照堂。”明王鏊《送钟钦礼还会稽》云：“鉴湖一曲臣所好，细草幽花梦中到。敕赐乌纱作外臣，白石清泉恣游钓。”清张英《镜湖》诗曰：“盛事谁能继？高踪未可寻。镜湖分一曲，方见主恩深。”从这些字里行间，无不透露出对贺知章得圣宠而归镜湖的赞叹。笔记小说当中也有类似记载。陆游《南唐书》卷十一记有冯延鲁的一则轶事：延鲁锐于仕进，然喜言高退事。尝早朝，集漏舍，叹曰：“玄宗赐贺监三百里鉴湖，非仆所敢望。得赐玄武湖，亦遂素意。”

又如《诗林广记》载，苏子瞻名重当时，其弟子由出使契丹时，北使先“问所在”，后来子瞻为馆伴，又“屡诵三苏文”。于是兄弟二人有诗唱和，子瞻和答子由诗曰：“毡毳年来亦甚都，时时鸂鶒问三苏。那知老病浑无用，欲问君王乞镜湖。”

以上二则材料的真实性都无从考知，但仍可看出，许多文人都对“乞镜湖”告老而退的价值观持认同态度，甚至想要效仿贺知章。

镜湖是贺知章的精神故园和身心栖居之所，承载着内心深处对家乡最深切的怀念。贺知章则堪称镜湖的首位代言人。镜湖之美，若非借助贺知章其事的宣传效应，也难以较快为人所知，有唐之世，众多诗人对镜湖越来越多的关注，不能不说没有贺知章的功劳。贺知章赋予镜湖的独特文化意蕴，千百年来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。据《光明日报》